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樂花紛飛，秋風又起

逢維維

秋風又起的時候，樂花紛飛如雪。鼓聲就在這片澄澈的涼意中響起，渾厚的聲浪推開空氣中最後的燥熱。這是醫院為結束放療的人們準備的儀式——一面紅色的無憂鼓懸掛在門口正中，每一個結療的人都會敲響它，向過去的艱辛告別，向新的生活問好。

這三十個日夜，是一段被高度濃縮的時光。每日午時剛過，我便抓起背包奪門而出，迎向一天中最烈的陽光。柏油路面蒸騰著熱浪，遠遠望去，竟如水波般晃動起虛幻的光影。

地鐵站是短暫的救贖。冷氣撲面而來，裹走一身燥熱。站內人群行色匆匆，各自奔向不同的方向。而這清涼亦不過數站之距，又需換乘。在擁擠的人流中穿梭，看車窗外忽明忽暗，恍若穿越一場恍惚的夢。走出站台，日頭依舊灼人，我只能踩著發燙的地面疾行，一定要在兩點前趕到醫院簽到，這是雷打不動的目標。

醫院總是帶著幾分涼意。簽到、等候、叫號，流程早已爛熟於心。候診區坐滿了人，卻安靜得出奇。每張臉上都帶著相似的疲憊，卻又藏著不同的心事。有時我會留意到對面的老夫婦，老先生始終握著妻子的手，不時低語幾句。還有那個總是帶著畫冊

的年輕人，哪怕在等待的間隙，也沉浸於畫筆之間，專注得仿佛將整個喧雜世界隔絕在外。

放療室的門開了又關。我走進去，躺上冰冷的治療床。激光定位發出的「噠噠」聲在寂靜中格外清晰，我數著自己的心跳，等待看不見的光完成使命。噴劑觸及皮膚，帶來短暫的涼意，隨後是儀器運轉的低鳴。十幾分鐘，有時漫長如一個世紀，有時卻又短暫得像一瞬。在這片被抽離了聲音的寂靜裡，思緒總飄向遠方：童年時在故鄉的秋野奔跑，母親熬的溫熱湯羹，那些曾經平凡如今卻熠熠生輝的日常。

如此日復一日，三十個朝夕竟已流逝。在這段往返奔波的時光裡，我如同一枚機械的鐘擺，規律地擺動於公司與醫院之間，無暇去看天是藍是灰，路邊的花是開是謝。夏日於我，只是毒辣的日頭、急促的雨、滿身的汗與永遠趕不完的路。有時夜深，我倚窗望著遠處未熄的燈火，反復叩問生命的意義。

直到這個午後。鼓聲再次響起，渾厚而深長，像在與灼熱的往日鄭重道別。我走出醫院大門，不由怔在原地——天竟這樣藍。是一種被徹底

洗淨的、澄澈通透的藍。雲朵碩大潔白，悠然漂浮，隨風變形。清風吹面，不燙不燥，攜著恰到好處的涼意，拂過發梢耳際。我才驚然驚覺：在日復一日的奔波輾轉中，在疲於應對的焦灼裡，夏天已悄然離去。而我，竟在不知不覺間，走進了秋天。

路旁的樂樹開得正盛。細碎的黃花簌簌而落，停駐肩頭，如星子輕輕棲息；枝頭嫣紅的果莢宛若燈籠，壓彎了秋枝，也搖曳出季節更迭的詩句。我放慢腳步，第一次仔細打量這條走了上百遍的路。原來樹葉早已褪去初時的嫩綠，沉淀出深沉的墨色；陽光也不再刺目白熾，轉而化為柔和的金黃，灑落肩頭，暖而不烈。

常聽人說，嶺南沒有秋天，不過是夏與冬之間的短暫過渡。可此刻分明秋意正濃：風中有了一絲澄澈的涼味，天空變得高遠明淨，連陽光也學會了溫柔。原來不是秋天缺席，只是從前步履太急，目光太低，忙於奔波、應對病痛，竟未曾抬頭看一看頭頂更迭的季節。

而今立於秋光之中，驀然有了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的釋然。最炙熱最難熬的時光都已渡過，那些看似無盡的煎熬，終究成了過往。眼前這清朗的秋日，又有什麼走不下

去的呢？病痛或許改變了生活的節奏，卻也讓我學會了駐足欣賞，懂得了感恩平凡。鼓聲未歇，每一聲都渾厚悠遠，在秋日的空氣裡瀉開漣漪。這鼓聲是辭行，告別昨日的艱辛；是祈願，期盼明日的安康；也是希冀，相信未來的美好。我忽然明白，生命中的每一個季節都有其獨特的意義，無論是熾熱的夏，還是澄澈的秋，都是不可或缺的歷練。

我知道，治療的路還很長，後面仍有漫長的藥物治療，如一場遠征。但此刻，漫步在秋意之中，踏著細碎的樂花，眺望舒卷的流雲，內心格外沉靜而堅定。風拂過樹梢，捎來秋天的耳語：不必急，慢慢走。人生四季，各有其美。盛夏教會我堅韌，秋日贈與我從容。未來的日子，會如這秋天一般，溫柔，而有力。我抬頭望向湛藍的天空，一片樂樹花瓣輕輕落在掌心，仿佛秋天給我的第一個擁抱。這擁抱不熱烈，卻恰到好处，帶著希望的溫度。

走在秋天裡，我終於學會了不再只是趕路，而是開始欣賞沿途的風景。那些曾經以為熬不過去的，終將成為生命中的珍貴經歷，如同夏日的熱烈，化為秋日的沉淀，讓生命變得更加豐厚而深邃。

也許這就是成長的代價與饋贈——在經歷過熾熱的煎熬後，我們終於能夠以更從容的姿態，走進生命的秋天，感受那份歷經滄桑後的寧靜與美好。

樂花紛飛，秋風又起，落在肩頭，也落在這個不知不覺降臨的秋天裡。我握緊掌心那片花瓣帶來的溫度，也握住了繼續前行的力量和勇氣。

秋雨，你可姓秋

郭之雨

山楂紅

李娟

朋友出門游玩，帶回親自采摘的山楂。這些果子呈鮮豔的朱紅色，周身褐色斑點密集，圓滾後俏，宛如一枚枚紅瑪瑙。看到它們，我不由地想起老家的山楂。我家有幾塊山坡地，種著十來棵山楂，每年國慶節前後，滿樹山楂果次第成熟，燈籠一樣藏掩在青枝綠葉間，濃烈豔紅惹人喜。因其紅潤的色澤，鄉人習慣喚它為「紅果」，頗為形象。

「山楂紅了，該摘了。」聽到母親的秋收招呼，父親便挎起竹筐，再拽幾個編織袋，笑嘻嘻地走出門，奔往山野摘山楂。垂涎山楂的酸甜，我自然不肯錯過嘗鮮的機會，便自告奮勇領取差事，穿梭在山楂樹下，幫父母摘山楂。其實，最誘惑我的，是母親答應過，只要我肯參與勞作，便會根據我的勞動量結算「工錢」。母親一本正經地告訴我，這叫「先付出，再收穫。」一旁的父親聽了，也點頭附和，連連贊同。

新鮮的山楂水潤飽滿，光澤油亮，光是看著，已經饞得我口水橫流。實在忍不住了，隨手揪起一顆，衣服上蹭蹭，我便塞進嘴裡，酸中帶甜的味道，美妙極了。在那個清貧年代，這口新鮮的滋味，尤為開胃解饞。

那時候，每天都會有商販等在村頭的路口，爭相收購山楂。我們摘下的山楂，不等到家，就被商販「截胡」，換成一摞摞的錢。「這是你的工錢。」賣完山楂，母親總會抽出幾張，笑著遞到我手裡。我捏著零錢，欣喜若狂，心想：這下可以買幾本愛讀的書了。母親看出我的心思，總不忘叮囑幾句：「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道理，自己想要的東西，要自己去賺錢獲取，不要想歪門邪道。」她的話，質朴卻飽含深意。一直到現在，我都牢記於心，從不曾忘記。

父母不會賣掉全部的鮮果，還會留出一些，填在檸檬蜜編成的「保鮮袋」裡，放進地窖儲存，等到雪花紛飛的冬天，做成酸甜可口的冰糖葫蘆，趕往鎮上的市集售賣。用到的冰糖，母親總是跑到鎮上的供銷社，選用最好最貴的那種。

記得有一次，我貪嘴，偷吃了母親專門準備的冰糖，還帶出去分給小伙伴們，分著分著就分光了。怕被父親發現，我拿著自己摘山楂的工錢，買回一種便宜的冰糖，灌進糖壇。然而，母親看出糖色不對，還是發現了問題。

那一次，母親罰我在寒風裡站立。她黑著臉，教育我說：「買賣不論大小，都要憑良心誠信經營，只有這樣，賺的錢拿在手裡，才會感覺踏實，換糖看似簡單，實則毀掉了才信譽，萬萬使不得。」最後，母親分別用兩種冰糖，做成兩串冰糖葫蘆，讓我試吃。沒想到，只因糖種不同，兩種滋味天壤之別，我紅著臉，低頭認了錯……

想到這裡，我不禁萬分感慨：小小山楂，歲歲秋紅，父母通過它，教會了我那麼多做人的道理，於我而言，它早已不是普通紅果，更像是刻在骨子裡的本心，紅豔如初。

第一滴雨下來的時候，我看到一條垂直的亮線，「啪嗒」給土地扣上一枚潮濕的印章。很多雨滴下來的時候，我已經站在石榴樹下。那雨滴並沒有直接掉在地上，而是故意敲打這棵石榴樹。我只覺著有幾團火，在枝桠間閃耀，而雨水總也撲不滅。

雨聲漸漸地密急了，滴滴答答，落在身上，涼涼的，連成一片淅淅瀝瀝的絮語。我回屋。經過那棵柿子樹，我看到兩順著柿葉的掌心落下的，一邊緊抓著，一邊又不得不松手，像戀人，瞬間相遇，又瞬間分離。誰讓葉子不躲著，讓雨直接落到地上呢？現在好了，握又握不住舍又舍不得，弄得纏纏綿綿，淚流滿面。

說也奇怪，今年秋雨真多，隔三差五地下，前腳下的雨還未被風吹干，後面又親密地和你沒完。以至於後來一看到烏雲就開始惶恐，一說到下雨就開始逃離，我選對天空產生過懷疑，臆想難道是女媧貪睡不成，忘補了一個洞，才有了今天的這場洋洋灑灑的秋雨。

前鄰屋頂的小青瓦，是青磚的顏色，一排列，如魚鱗，往事一樣舊。雨滴砸上去，碎成一片高的水霧，被厚絨絨的綠苔吸收，吸收不了的，匯成細流，順著瓦槽往下淌，而我的記憶卻逆流而上，屋簷上的水

簾，都像很多年前，奶奶掛在那兒的。

每逢這樣的雨日，奶奶便搬一張竹椅坐在簷下，膝上攤著永遠也剝不完的豆莢。雨絲斜斜地織過來，在門簾前織成一道晶亮的簾子。奶奶的手在簾子後面起落著，豆粒兒叮叮咚咚地跳進搪瓷盆裡，和著雨聲，奏一支不知名的曲子。奶奶說：「咱家的雨多好！」奶奶沒說過雨不好，包括春雨，夏雨，包括下澇的那一年。我問奶奶：「咱家的雨是姓家嗎？我眨巴著眼問。奶奶一楞怔，停下擇豆的手，用食指杵我一下腦門說：「古怪精靈！」雨多了，哪兒都冒水珠子，就連奶奶的聲音，都可擠出一條河。

奶奶去世那一年，她栽在院裡的棗樹已經長到一抬粗，枝干刺啦啦伸出去，還微微往上收，天生適合掛東西。媽媽就把這棵棗樹當成空中糧倉，枝桠上晾曬蒲公英，茄子干，小干魚什麼的。到了秋天，這樹就沒閒過。紅薯片，白菜葉，蘿卜櫻子，鮮蒜絲，更是少不了高粱穗，玉米槌，花生秧子，芝麻捆，低處掛滿了，她就踩個小凳子掛高處。紅紅、黃黃、綠綠的，像給棗樹打了一圈補丁，風一吹「簌簌」作響，聞著全是糧食香。

也是秋天，陰雨連綿，媽媽被壞天氣拉進一場雨，她望著窗外被雨聲層層包圍的

是誰手摘了秋天

艾紅

風從樹林裡穿過去，順手掠下不少葉子。有的落在草地上，有的掉在腳下的石板路上，有的飄進人工小河，還有幾片蜷著身子，靜靜坐在長椅上。林間的綠一點點淡下去，風躍上枝頭，樹上的蟬打了個寒顫，叫聲有些嘶啞。

一入秋，這片林子便少有人專門打理。園林工人的重心移向游人雲集的公園，柵欄外這一處，管護松了下來，草木得以自然生長，竟生出幾分野趣。

小草伸直了腰，無拘無束地往四外舒展，再也不必被修剪得一模一樣。莖葉有的高、有的矮、有的豐腴、有的清瘦，各自長出不同的模樣。

草穗軟軟地垂著，像鄉間姑娘垂在腰上的長辮，甩來甩去。風漫過草地，連片草葉輕輕搖、慢慢晃，如同老人手中那把用了多年的蒲扇，在草的頭頂，慢悠悠地扇。

灰灰草撲啦啦地擴張領地，莖葉像螃蟹似的橫著生長。我認得這種野菜，小時候在農村親戚家住，常掐它的嫩梢回去喂豬。

蒲公英頂著圓圓的絨球，東瞅瞅、西望望，一副閒散模樣，人若輕輕一碰，種子便借著風去往別處，落地生根，隨緣而安。

粉色打碗花順著雜草一路攀爬，在纏繞蔓延的枝藤間，小花一朵接著一朵開，像撐開的一柄柄小油紙傘，給身下的小草，遮些許日頭，擋一擋風雨。

一地草木，青黃相間，看著亂，亂得恰到好處。真正的自然，不是刻板規整的模樣。鄉間草甸上，花草自生自滅，枯榮交錯，高低參差。瞧著蕪雜散漫，實則枯榮自有秩序，草木各得其所，活得通透，也活得逍遙自在。這樣隨性生長，才是四季最本真動人的樣子。

想起盛夏，這裡完全是另一番景象。青草飽滿多汁，翠色逼人，南風一過，草葉齊刷刷地跑起來，草浪清鮮活潑，滿是少年意氣。

那時舍不得踏草而行，生怕驚擾了這滿目的蔥蘢。草一長高，園林工人就推著除草機來，給整片草地剃了個齊整的板寸。修剪過後，草地容光煥發，草香漫在空氣中。樹林陰涼處，紫玉簪垂著串串淡紫小花，帶著夏日獨有的溫柔。

夏秋一交替，最先覺察季節變換的就是這片草地。落葉最先踏向這裡，先是一片、兩片，試探性地飄落，而後紛紛揚揚，落下無數片。不知它們是遠遠而來的過客，還是歸土安眠的游子。緊跟著，便來了人，來了貓狗，來了人間煙火。有人支起帳篷，閒談小坐。孩童躺在草地上打滾兒，小狗在草間撒歡。草木靜靜立在一旁，看世間鮮活的眾生相。

隔路相望的民俗園草坪，卻是另一個模樣。那裡一直被精心養護，永遠平整鮮綠，不見一點參差。落葉剛落地，即刻被園林工人掃走，容不下一絲雜亂，更不許有半點荒蕪。

望著這片一絲不苟的草坪，我忽然想起一件在昆明發生的事。春末藍花楹開得正豔，我貪戀滿街紫花，耽擱了行程。趕到雲南陸軍講武堂歷史博物館的時候，已經臨近閉園，再三懇求，也沒能獲准進去。只好在門外拍了幾張照片，悻悻離開。

那次小小的遺憾，當時只擱在心裡。此刻望著這片連一枚落葉都不肯收留的草坪，才恍然覺得，我那天，就像一片無處落腳的落葉。

民俗園的草坪，精緻得挑不出半點毛病，可也僵硬，也寡淡。它一年四季死死守著翠綠，不肯順勢衰老，不肯隨心褪色。直到霜雪來臨，草尖才生出一丁點微黃。即便秋深，草木該歇、該枯，該歸於平靜了，工人依舊日日噴水、修剪，逼著它體面、端莊、克制地走向凋零。這樣的綠，近於完美，卻少了草木該有的脾氣，少了草木自然枯榮的生命本味。太過規整的地方，容不得錯落，也容不得一點人世的缺憾。

反觀柵欄外這片草地，是鮮活的，是有人情味的。它活得真實，順著季節自然老去，由青轉黃，坦然接納歲月留下的痕跡。樹葉落在草地上，它如果願意，便可以睡到下雪的冬天，睡到來年的春天。

草木自然枯榮，不刻意修飾，不去討好，這份不求完美的本真，反而更耐人尋味。

我沿著小路緩步穿行，林子裡人不多，熟悉的、陌生的路人擦肩走過，都會溫和地點頭笑笑。有人牽著孩童的手慢慢走，有人伴著老人閒話家常，有人拽著狗繩悠悠遛狗，小情侶手拉著手，親暱的語言散落在風中。有的人初見便好似舊識，或是誇一句朝人微笑的孩子，或是贊嘆一只可愛的小狗，心底便漾開淡淡的歡喜。幸福，原來就是這樣簡單。

淺秋的園子，剛剛好。像一場溫柔的淺夢，不熱烈，也不淒涼。我站在草地上，任由秋風漫過肩頭。秋天不是一件可以采摘、收藏的物件。它不在誰的掌心，不在誰的眼底，不被誰佔有，無需有人來摘取，秋天，就落在眼前。

